

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皋陶矢厥謨

也陳

禹成厥功

陳其

帝舜申之

申

也重美

作大禹皋陶謨

大禹謨九功九德

益稷

九三

疏

平陶至益稷

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

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

先發謨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也

之於陳因皋陶之言而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言而傳大謨也

成功▲正義此是篇而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

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

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

時乃功文帝曰皋陶惟茲巨庶罔或干予政時乃功

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

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

謨抱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

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

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

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大禹謨禹稱大

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大禹謨大其功

謨也傳禹稱至謀也▲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

也傳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

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

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

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
又美所禪得入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
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
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
類聚為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
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
年舜攝乃死不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曰若稽
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古大禹

順考古道

且人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言其外布

文德教命內

疏

曰若至于帝

正義曰史將錄禹之

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
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

道曰備傳順考至一之
言語故傳於典一行工於護云言之皆是順古道

法矣

也。傳言其至。舜。正其日敷於四海。即效此文。命效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

內言之。祇訓。勗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勗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勗以易知而略之。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啟德。敏疾也。能知為。

君難為。臣不為。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為。修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

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新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不。下。

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

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

人所。重。難其為君之事。巨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

重

重

重難其為君之事。巨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

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亦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以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敬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敬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且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且不易則當謹慎慎於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傳者表出禹事以可知而略之傳攸所至下安寧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只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帝謂至所重正義

曰舜稱然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不能然故遂稱堯但以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眾從人矜孤愍窮以為堯之羨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凶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揔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益因舜言又羨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眷視也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

命所以施益曰至下君 ●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勉舜也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
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天。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
之內為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
閭之義故為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為所及者遠
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眾事故為無所不通。案易曰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
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
神。諡注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
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春視至勉舜
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為
視。菴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禹曰惠迪吉從逆

善者亦勸勉舜

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

凶惟影響

道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

益曰吁

戒哉儆戒無辜罔天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
精其言虞度也無億

度謂無形戒於無形
法深秉法守度高有
則遊于逸罔淫于樂也遊

逸過樂敗德之原富
貴所忽故特以為戒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
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
罔拂百姓以從己

之欲
弗戾也專欲難成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

戒慎無怠
荒廢
則四夷歸
禹曰至來王
正義曰禹因

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

言宜誠慎之哉所識者當儆誠其心無億度之事
謂忽然而有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

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恒。正義曰：堯與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擊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在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不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危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常有恒也。傳匪過至為戒。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源。官貴所忽，故特以為戒。

正義曰干元釋言六道以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
意古人賤之傳嘒及至戒之正義曰堯典已訓

嘒爲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
文耳尊欲難成紀衆與相襄十年左傳文禹曰於帝

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政而言念重其言爲水

火金木上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
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
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

者而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疏

禹曰

功●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

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

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事次叙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

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合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

厥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者數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攻勿

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故治水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

民長所恃賴是汝之必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歎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數辭數而言念自重其

百欲使帝念之此也。以類相從，共為一篇耳。非是一時
 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其言者
 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
 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
 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財，民
 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
 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
 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
 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刻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
 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得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
 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
 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阜阜，利民之用為民興
 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
 生謂薄征，往來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

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
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
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
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
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
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摠云九功知六
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叙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叙
事皆有叙民必歌樂君德故九叙皆可歌樂乃人君
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
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
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
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
已又七年左傳云晉卻欽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
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
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
可歌者若水能灌漑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

上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
已來樂府之歌謠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
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傳水土至
不及 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
異而分之耳天之不平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
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
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陞
洪水汨陳其五行行舜倫攸斃禹治洪水舜倫攸叙是
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 帝曰格汝禹
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月九年即位三十有三載 耄期倦于勤 汝惟不怠

撝朕師 八十九十日耄 百年曰期頤 言己年老 厭倦萬機 汝不懈怠於任 稱撝我衆欲

使禹曰朕德罔克 民不依 臯陶邁種德 德

乃降黎民懷之

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

下洽於民民歸服之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茲此釋廢

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

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疏

帝曰格至念功

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

汝禹我居帝位已二十有三載在堯期之間厭倦於勤

勞汝惟在官不懈豈可代我居帝位也言己不堪摠衆之

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己不堪摠衆也

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皋陶

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

有功勞用之釋發此人在此罪實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

退人不可誣也言自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

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
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臯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
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臯陶堪攝位也 傳八十至使攝
▲正義曰八十九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
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五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
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
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 傳邁行至服之▲正
義曰邁行降也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
布於地故為布也 傳茲此至可誣▲正義曰茲此釋
誥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臯陶下
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
不可誣罔也 傳名言言至念之▲正義曰名言謂已發
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臯陶必先念慮於心
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臯陶即是名言
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
義為主者言已讓臯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

帝曰臯

陶惟茲且庶罔或于予正

或有也無有于我正言順命

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

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雖或行刑以殺止殺

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太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阜陶曰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愆過也善則歸君人目之義

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

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

宥有過

無大刑故無小

過誤所犯雖大必有罪疑惟輕功

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罪

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良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

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疏帝曰皋陶至之休正義曰帝以禹謬皋

若草靡風是法能明刑之羨疏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于犯我正道者由汝作主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

五教當於裁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

皋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臆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又不

及後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

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
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
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
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
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
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己知其有功也
傳弼輔至治體▲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
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相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
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
至勉之▲正義曰言臯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
罪必將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
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
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
不犯法憲是合太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懲
過至之義▲正義曰懲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則民作惡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

據其在上帝。衆人片其言。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傳辜罪至之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皋陶稱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或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衆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帝曰。來。禹降水。尅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尅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防戒也
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

言禹最賢
重美之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

賢

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

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諱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功所以能絕衆人子懋乃德

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丕天也曆

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別難安微則難明故或以精一信

執其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

必無成故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

后非衆罔與守邦

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

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斡修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

有位天子無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

此二者則天之惟口出好興我朕言不再

好謂賞善我謂

伐惡言曰禁辱之主疏

帝曰來至不再●軍義曰帝

慮而官之成於一也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

治

能節儉於家謂薄於食則官室常執謙沖不自滿
益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
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
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勅天之曆
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太君之位。宜代
我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
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
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
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
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
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
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
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
民相須如此。當且勤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
之位。勿使失也。勤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
願也。養彼四海。出窮乏。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

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

傳水性至美之。王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

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飭戒於子益稷云子創若時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

功之重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

禹貢言治功成云湖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

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

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

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以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

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盈也假大

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

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

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詩

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

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弄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

人▲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

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

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

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

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正義

曰丕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

故言曆故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

名孔無疆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

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

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

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

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

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

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

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
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

耳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為人之君不當妄用

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眾

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

虛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

謂察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

而立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

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

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

涉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

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災也惟言四海困窮

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今天子撫育之

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

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

謂名籍言享太福保大名也

傳所謂至於一

平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

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與

共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擊辭曰言語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

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

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

宣之此言故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歷卜之而從其

吉此禹謨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龜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

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

四者合從卜不因言無所枚卜

禹拜稽首固

辭再辭

帝曰毋惟汝諧

言母所以禁其辭禹有木力德故能諧和元右

之

禹曰至汝諧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技歷上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

曰禹上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

後謀及鬼神加之十莖鬼神其依我矣龜莖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母若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謂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坊下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傳帝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武紀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曰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枚卜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卜。▲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不謂之習，蓋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然後命。此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乃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和謀，私卜將致命。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母三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彙象，有彙之者，禁止，今勿彙也。古人言母猶令人言莫，是言母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率百

官若帝之初

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疏

正月至之初正義曰舜即政三十

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撫率百官順帝之初攝

其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光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

與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

次神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窮蟬窮蟬生勸康勸康生公芒公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

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祀勸康公芒蟠牛瞽瞍為親廟
樹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

今祖考
中及下
此之謂
此之謂
此之謂
此之謂

義曰若不得爲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爲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爲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爲虞書故言帝曰咨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帝曰咨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三苗之民數于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

道言亂逆

禹少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咸聽朕命

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

蠢茲有苗昏

迷不恭

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具討之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狎侮

先王輕慢典教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廢仁賢任姦佞

民棄

不保天降之咎

言民叛天災之

肆予以爾眾士奉辭罰

罪

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幾一汝心力

疏

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

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眾曰濟濟美盛之有衆

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勳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

道敗壞德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背叛之不保其有眾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眾士奉此謹

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

正義曰吕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

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千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追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得誌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傳會諸三之貌。▲正義曰：軍法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

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

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

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

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

言齊濟知是衆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

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

謙遜也。或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

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入

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

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

狎侮爲異。旅焚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

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違言之

慢先王典教自謂己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

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

也。傳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三旬苗民逆。

命

旬十日也。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言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

辭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贊，佐角也。益以此

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自滿者人損之，自謙

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受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

責不責

有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夙夙夙夙

於

瞽亦允若

應惡載事也夙夙夙夙之貌言舜負罪引惡勞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

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誠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

乎言易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

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

帝乃誕敷文德

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

舞干羽于兩階

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闈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

事七旬有苗格

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

禋服之例去京

疏

三旬至苗格

正義曰禹既誓於

二十五百里

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

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

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

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

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

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

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勤以事見父瞽瞍憂

其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

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况

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

然天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舜

于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五聖且

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

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十月不服者

貴舜不先有文告之命以謙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

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于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 傳贊佐至致遠 ▲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爲佐也屆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敘格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

云羣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傳自滿至常道

▲正義曰自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勢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

待有苗 傳仁覆至責於人 ▲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

晉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為

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

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貢不責於人也 傳慙惡至頑父 ▲正義曰慙之為惡常訓耳

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弔訓故詳其文變變與齊慄
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勢同耳
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
見父恭敬以見變變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
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
以至誠感頑心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
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
子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
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示至于改惡而已傳誠
和至易感正義曰誠亦成也成訓為皆皆能相從
亦和之義也矧况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
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
習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
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
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
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

督俱言難感以况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整
衆。▲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焉當拜受而
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
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
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
源整也言整衆而還。傳遠人至來之。▲正義曰遠
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
帝自誕敷者言君自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
臣共行之也。傳于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于
扞也孫炎曰于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打通以于爲
楯名故于爲楯釋言又云薰馨也郭璞云舞者持以
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
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
執籥故于羽皆舞者所執修國文教不復征伐故舞
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闈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于羽

此即
舜之
出

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受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傳討而至百里。正義曰：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之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休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險之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服，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瀛，又爲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爲帝舜謀。

疏

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

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將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詳其文。曰若稽古皋陶。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曰允迪厥德

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

禹曰兪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

永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其致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

者在此道禹拜昌言曰兪以皋陶言為當疏曰若至曰

曰史將言皋陶之能謀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

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皋陶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

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

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叙九族之親而不遺弃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自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即其上

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百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使
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
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
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
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皋陶猶大禹
爲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皋陶下屬爲句則稽古
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

▲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傳

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
其身文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
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
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
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
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
族之道至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節皋陶曰
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羽翼之且與孔不同

都在知人在安民

歎也身親觀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

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

愛則民歸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巧言靜

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大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疏

皋陶曰都在至孔壬

●平義曰皋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

悔也
人設

徒當
作徒

難之况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天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詁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天歸之。傳孔甚至放之。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遠也。今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摠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今色言其行。今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唯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

亦

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

行其事其

皋陶至采采。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事以為驗。難皋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

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

之狀乃言白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

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矣然則皋陶之賢不及

帝堯遠矣皋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跡以顯舜爾

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皋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

按九德
上九德
人之性
下九德
德故
和柔
而志
有節
正直
時失

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傳載行至為驗 正義曰載者運行之

義故為行也此謂薦舉之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

事由其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禹曰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何問九德品例 皋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

立事愿而恭慈愿而恭恪亂而斡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斡擾而毅擾而毅順

也致果也致果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廉剛而

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

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 陶既言其九德萬乃問其持久而官之行政之善

品例曰何如。平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慈惠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密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也。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哉。傳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入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入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異，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易而弗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慈惠而恭恪。▲正義曰：愿者慈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

恭故愬愿而能恭恪乃為德 傳亂治至謹敬 正

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

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

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連銜

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而失於心故稱

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原其貌恭而心敬也

傳擾順至為毅 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

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

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

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

為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

傳性簡至廉隅 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

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

修廉隅故簡大而廉隅乃為德也 傳剛斷而實

正而內充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

為德也 傳無所至合義 正義曰

正而內充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

為德也 傳無所至合義 正義曰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以爲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專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撓謂專理，撓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議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宜也。簡謂器量，疑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憂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言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論語》云：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入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之。而又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

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日。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冢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夜浚明也。卿大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亦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

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百僚師師皇惟

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也。言百官皆撫順五

日

宣至其疑。

正義曰：阜陶既

初之時衆力皆成。

言官之所，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夜思念而須
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恭
其身，不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
侯使，有國也。然後摠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
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
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皆能之士並在官
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
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
之民，則眾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
德至大夫。▲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
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
亦布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
意，謂夜思之明且行之，須為待之意。故後為須也。大
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
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
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也。以士卑

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斁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

至諸侯。

▲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已有故

有國，謂諸侯也。祇亦為斁，斁有二文。上謂斁身，下謂

斁德。嚴則斁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斁其身，斁行六德

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

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至大

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斁身行德。此文以出至大

摠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

官。▲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

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令其布施政

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

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

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

日嚴天子嘗以使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

子亦備九德。不能任用三德。亦德。身。後德。治能之。
七並在官矣。又訓爲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
過千人爲俊。百人爲又。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
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疑。
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
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
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
五行之時。卽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三
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卽無教逸欲有
亮典。勸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無教逸欲有
邦。不爲逸豫貪欲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
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叙有典。勅我
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五典五惇哉

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秩秩有禮當用我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

同勳合恭而和善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

也辜卑彰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

刑宜政事懋哉懋哉

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

無

治事不可疏無教至懋哉

正義曰皋陶既言用之

以不自勉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
富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慎一日一日

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身知之不得自爲之務
爲之幾事多不可獨治富立官以佐之已無得空廢之
官佐之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
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之出天
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爲政當勅正我父母兄
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博厚哉天又次叙爵
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爲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
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之辨以常禮當使之司
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
意爲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
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
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
勉之哉傳不爲至之常之正義曰母者禁戒之辭
人君身爲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爲耳
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
子天子謂天下爲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之傳

兢兢之沙
▲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

之微故幾爲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

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

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

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之爲空

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爲空官天不自治立

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

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

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爲治苟非其人不堪此

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羊肅云天不自下

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傳天次至

天下▲正義曰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

友弟誼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在人性

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德之名有分義義宜

今此義慈友弟孝各有定分台台台台皆出天然

是爲天次叙之天意既然人君當法了之意勅正
常之教使各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當
之象人君爲之故言我也五教偏於海內故以天下
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又云
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享
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
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
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
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葬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
天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
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
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
傳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于
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
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
民也此經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取善至和善

不可不
皇 皋陶曰朕言惠可庶

言於古德以下

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替替負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言之因天聰至襄哉正義

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曰此承上懋哉之下

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以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未意歸賞之又天之明

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勸哉有

土之君皋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

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皋陶乃承之以謙

曰我夫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替奏上

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恩而所自能是其謙也
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

心此經本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
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

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
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

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
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

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
人君之折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

也傳言天至勸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
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

畏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曰君
此亦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

戒天子不可不勸懼也傳言我之小▲正義曰
皇陶自言可也行事致可也

言未有所知未能思也於善山

以贊猶贊奏也顧氏三襄上也評六孝

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
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因孔
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解而
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阜陶慮忽之
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叩言之
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
思在於明帝德暢
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經義卷第四